

武訓書傳



武训画传

李士钊编著
孙之僕绘画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三聯书店

武训画传

编 著 / 李士钊

绘 画 / 孙之僕

责任编辑 / 陈达凯

责任制作 / 沈 鹰

责任校对 / 李厚安

出 版 / 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200020)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 7 号

发 行 / 上海书店 上海发行所

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制 版 / 上海群众印刷厂

印 刷 /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

版 次 /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1997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 889×1194 1/32

字 数 / 140 千字

印 张 / 7

印 数 / 8001—11000

ISBN 7-5426-0940-8
G · 214 定价 13.80 元

献身一件大事
教育教育教育

孙起孟

一九九二年一月



李士钊(左)和孙之僕

一九五〇年四月与画家孙之僕大哥在北京寓所

孙之僕大哥在北京寓所
復興門里西柳樹井四號院內
時年三十三歲半。二十八年後
遇難時已六十一歲半。之僕大
哥被林彪四人逼迫害死
土牢一年之後，撫今思昔不勝淚
惆悵。友人嘗謂吾與僕兄
為共事業之難兄難弟。信哉斯言之不謬耶

人道

燕華侄女
李燕同志存念

士釗敬志
一九五〇年四月廿七日

一九五〇年四月与画家孙之僕大哥在北京寓所，复兴门里西柳树井四号院内（应为柳树井丙五号），时年三十三岁半。二十八年后复制时已六十一岁半。之僕大哥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十一年之后，抚今思昔不胜泪然。友人尝谓吾与僕兄为共事业之难兄难弟。信哉斯言之不谬耶

燕华侄女
李燕同志

士釗敬志 七八.四.十六
聊城



武训先生铜像(背后为武训纪念堂)



武训纪念堂中央挂像

《武训画传》再版序言

《武训画传》是孙之僕先生与李士钊先生1950年合作完成的。事隔四十余年，孙之僕先生之女孙静、孙燕华将其再版，这是令人十分欣慰的。倘若两位作者在天有知，也会含笑九泉。

武训是一代行乞兴学的奇人。他以乞丐之身，靠着行乞敛金，兴办了柳林、杨二庄、御史巷三所义学，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普及教育之先导，私人兴学之表率，国际上称他为无声教育家。应该说，为这样一位奇人做画传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这部作品刚刚出版，就发生了对武训与《武训传》的讨论，进而批判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许多歌颂过武训的人被迫检讨；歌颂宣传武训的书籍遭到禁止。《武训画传》和它的两位作者被公开点名批判。继而在“反右”、“文革”中一再受到罹难。孙之僕先生含冤去世，李士钊先生屡遭摧残。从此武训问题沉寂了三十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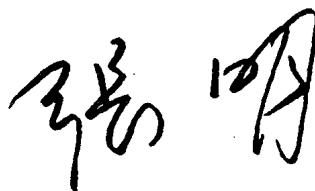
粉碎“四人帮”以后，张经济先生《希望给武训平反》的理论随笔在《齐鲁学刊》发表以后，武训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从此武训兴学又重新被人们所认识，所推崇，有关武训研究的论著又被重新出版。

令人敬佩的是，《武训画传》的作者都是多年的武训研究专家。

孙之隽先生是著名画家，他从 1936 年起就一直从事宣传武训的绘画工作。李士钊先生也是从很早就研究武训，以至于人们只要一提起武训，就会很自然地把武训的名字和《武训画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山东省 1987 年成立了武训研究课题组。1991 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武训研究资料大全》，并于 1991 年，1995 年在武训故乡——山东冠县召开了第一次、第二次全国武训研讨会。我有幸参加了其中的主要工作和领导工作。在多年的对武训研究的过程中，我深知这本《武训画传》的资料价值与艺术价值是任何其他武训研究资料所不能替代的，也深知弘扬武训精神对于普及教育，推动希望工程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因此，藉《武训画传》再版之际愿意把此书推荐给武训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是为序。

武训研究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聊城师范学院院长、教授



1996 年 1 月 25 日于山东聊城

在吸收别人的以表现自己的恭候
或而武则的发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
苦出身，只道没有他的全集，亦有乞讨。
彭生，燕子，捨己为人，也很豪迈的。但那林
也有侠义的风趣。因为奇侠，你根本可以
的，形成一个大的社会层面，才再有之。
你可读吧。

海客

序

李士钊同志编著，孙之僕同志作画的《武训画传》，和我在昆仑公司完成的《武训传》影片，在同一个时期出版和公映；我希望两者都能够收到我们预期的教育效果。

武训是前清封建主义统治阶级压迫下一个平凡的农民。他因为在青年时代吃了不识字的亏，激发了对本阶级穷孩子们的同情和热爱，就定下了一个很不平凡的志愿：要饭、卖艺、化缘、做短工，在三十多年里积钱办成了三个穷孩子念书不收费的义学。他穿褴衣，吃粗食，宿破庙，终身不娶，不要名利，甘心情愿地吃苦耐劳，为穷孩子们在北方原野的尘埃里奔走了一生；切实地做到了像鲁迅先生的名言：“俯首甘为孺子牛”。

尽管武训的那一种个人的悲剧性的反抗方式缺乏积极性和革命性；尽管他的作揖长跪、含泪强笑募化来的义学决不能推翻统治，解放穷人；可是成千成万的人不能不看了武训的事迹而同情感动。任何为大众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事迹是永远值得人同情和感动的。

一九四四年我在重庆北温泉养病的期中，陶行知先生在他办的育才学校，五周年纪念时送了我一本《武训画传》。那本画传也是孙之僕同志作画，由一位深受武训精神感动而自称“退赃赎罪”的段承泽将军于一九三七年出资刊行的。陶先生在一九四四年再版

时作跋说：“武训先生的精神……还会于不知不觉之中影响改变千千万万有志之士，跳出自己之小圈而致力于大众之幸福。”

《武训传》电影剧本的改编大纲和分场本就在一九四四年秋天写好了。因为当时我的肠胃病不容许我从事导演工作，只写好了《武训传》五幕舞台剧的第一幕。如今，六年以后，经过了多少的转折和困难，从一九四八年在国民党反动政权控制下的“中制”开始摄制到解放后的“昆仑”，《武训传》影片终于在一九五一年初，同著这一本新出版的《武训画传》和社会人士见面。

新的画传不仅文字方面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看待武训的，在画法上也是采取了新的技巧和角度的。我们一致地歌颂他的吃苦耐劳的作风，和他全身心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甘心“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的忘我精神。

我们热忱地介绍武训先生的这种精神给现在还不肯以人民大众为主的人们做榜样，给现在已经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人们作勖勉。

亲爱的读者和电影观众或许会惊奇这画传和影片两者间在年代、人物、故事和描写方法上的距离。为了收到戏剧和教育的效果，武训在影片里批判和歌颂并行；剧情也在不远离历史性的限度里作了不少的增减和改并。六七年以上的岁月和几千里跋涉过的路程曾用在参考和座谈访问中。

武训，我们的劳动人民的儿子，应该为解放了的新中国而含笑九泉罢。

孙瑜

一九五〇年冬，于上海。

代序

——《我怎样演武训》的节录——

解放后武训走上新的创作道路，正像中国人民得到解放走上了新的历史创作阶段一样，昆仑公司积极的严肃的组织了摄制组，进行了无数次的剧本研究会，征集了多方面的宝贵意见。同时我们更通过了文代大会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等等的学习，在认识上已比较的提高了一步，较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与马列主义的观点来学习著批判的看历史。我们懂得批判的目的是忠实于历史、正视历史，并非改造历史、代替历史。

为著那些奇特而不可思议的记载，我们也曾亲临过山东堂邑武训的生长地，搜集过一切有关武训的各种传说，选择其为多数人相同的说法作为我们比较可靠的依据，而对于那些相互矛盾的传说，尤其是武训的性格与他那些异于常人的事迹，我们也企图以唯物的辩证方法来加以分析、研究，必须看清楚各种说法的夸大性，是与基本阶级观念为出发点的。例如那些破落的老年绅士说：“咱武训先生是山东的圣人，皇帝都赏赐过黄马褂……”而那些普通的老农民则说：“他就是个庄稼人，要饭的，良心可善良著呢！……”这儿，可以看得出来，两个阶级对于武训的赞扬和钦佩是相同的，并且都企图将武训拉成为自己的人（这个“拉”字对于士大夫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来说更为确当。）但是显然的两个阶级对于武训的观

念形态则是截然差异的。因此，问题如果不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发掘、去引证，如果不联系到武训先生生长的那个年代——那一百多年前的封建剥削制度的本身，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及其基本的矛盾、冲突，那一切的事物就几乎无法解释。同时我们却又知道，如果没有一定的解释，那导演、演员的一切艺术创造就无法进行。因此我们这次的实地采访的收获是丰富的，是有意义的。

山东之行，首先是帮助我们将武训从封建地主阶级，士大夫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包围中拉回到人民大众中来，也从那个半神半人的被他们捧到高空中拉下来，拉到人间来，揭穿他们故意歪曲地将武训给人以半神半人的影象的一种阴谋诡计。我们肯定他不是一个怪物！不是一个圣人！更不是他们玄想的高不可攀的“神”或“圣”！甚至说他是一个变态心理的人都不确当。而他——武训，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被侮辱被迫害的劳苦贫农，他一生的事迹，也仅只是劳动人民向剥削阶级作反抗作斗争的典型事件；又因为一百多年前的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还不可能有革命的组织革命理论的领导，所以一切的反抗斗争就必然失败，不能彻底完成，加上武训又是彻头彻尾的以个人有限的力量，进行他的反抗斗争事业，所以这部《武训传》电影，也就必然只能写成一个悲剧的收场了。

既然确定了对武训认识的态度，进一步考虑是这个戏的主题、思想，以及对于今天所起的作用。也即是该发挥、加强和暴露历史的那些点。

劳动者创造了文化，而统治阶级却窃取了文化，反过来作为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武训吃的最大的痛苦是“不识字”，农民不识字的苦历史上说得很多，如画十字、画押、阿Q的画圆圈，武训就是这些人中间的典型例子。通过这来说明劳苦大众的苦痛和对文化的迫切需要。

武训感到了同阶级同命运的人的苦，自己受苦受难，甚至像个

清教徒样的牺牲了个人的一切的私人幸福，用尽一切聪慧和方法去弄钱，使别人不再受苦，为别人谋幸福，说明了武训有若干程度的阶级觉悟性，这是可贵的值得重视的。

武训事业的成功，当然这不是指广义的，而是说暂时的获得了理想的实现，有许多的困难，但是他克服了。他受尽人间最残酷的侮辱，他步步失败，却又步步挣扎起来，终于达到目的。武训的这种斗争反映中国农民的顽强不屈的精神，这意志是劳动英雄的意志，正因为这样所以连当时的反动阶级（甚至直接残害过他的人）都胆颤心惊的承认了他的成功，因而就成为当时的中心人物……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序于上海昆仑公司。

著者序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九四五年冬天在重庆的时候，就提议要重新编制一套《武训画传》。因为段承泽先生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在包头所编制的一套《武训画传》，在时间空间和历史观点评价上，都需要加以修正补充，过去有很多应该说的话，都不能畅所欲言，甚至都规避了去。在重庆曾和几位作画的朋友们商谈过，为了他们多半籍隶江南，不熟悉北方农民的生活情调和地理环境，以致陶行知先生的这个愿望，在未获得实现的时候，他已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的斗争而光荣地牺牲了。

一九四九年冬天在北京与《武训画传》的作画者孙之僕先生相遇，谈起这件事来，都一致认为有重新编制的必要，因为时代变了，社会变了，群众的观点也变了，应当放手的把武训先生的真实精神，深切的刻画出来，使武训先生的未竟遗志及其事业，得到彻底的解放与发扬光大的机会！我们乃决定用人民的历史观点重新为武训先生合作这一篇传记。希望能够纠正过去的一切附会的不正确的说法。特别明确的指出武训先生是一个穷苦的劳动人民的儿子——被压迫被侮辱被残害的农民阶级的先觉者，扬弃了若干关于封建或落后的意识和观点，加强了“劳动创造世界”和发扬“阶级友爱”等几点基本精神。

我们在开始编制这本画传时，首先注意到尽量的保存历史的